

# 先锋从语言开始

## ——先锋派诗歌解读

王艳敏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诗人开始在新诗领域进行试验性探索,他们被称为“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诗人。因为其作品带有先锋性故称“先锋诗”。本文通过对先锋派诗歌的解读以及使其与传统诗歌相比较试图从先锋派诗歌的语言及其思维方面探讨先锋派诗歌的试验性特征。

**关键词** 先锋派诗歌 传统诗歌 语言

**文章编号** 1671-0703(2010)10-080-02

自先锋派诗歌承载着最大的对传统诗歌的破坏力量登上诗坛,褒贬之声就络绎不绝,称赞的认为它体现出改革开放时期更为复杂多变的现代人躁动不安的灵魂。而批评的声音则指向它创作的极端化,过分的随意性,削弱了作品的美学价值等等。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存在不会因为对它肯定与否定的声音而轻易改变或消失,无论对它什么看法最好的态度就是先去客观地认识它。

生命意识的觉醒,是先锋诗最根本、最显著的特色,从中体现出诗歌审美意识的变异。所以承担这一意识的载体及其表现形式——语言在先锋派诗歌中的变化就成为先锋诗试验性特征最重要的一种体现。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将人类的语言表达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类。“语言被表述为人类表达的抽象的理想化的规则,而言语则是这种规则在具体语境中被使用所呈现的结果。以此譬喻,如果说日常语言是一种语言规则的话,那么诗歌语言则可以称为一种在个人经验主导下的日常语言的特殊形态,是一种言语行为”。这个结论对于传统诗歌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传统诗歌确实能在某一程度上以能够打破语言的规律为美。例如索绪尔曾将语言词语间的组合关系分为横组合关系和纵组合关系,所谓的横组合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是一种规则,关系。而纵组合关系则指在不违背语法规则的同时,在整个句子内部相应的关系位置填充什么样的词。如句子的谓语部分可以有很多词充当,但是要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最能表达说话者意愿的词。所以传统诗歌为取得最佳效果,往往改变语句的这两种组合关系。首先在语言的纵组合层面上,王安石的《京口瓜洲》中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其中“绿”字可以用很多词代替比如“到”“过”“入”“满”,但唯独“绿”最能表达诗人的胸臆。其次在语言的横组合层面上,“诗歌语言则体现为对日常语言语法规

则的扭曲,这是一种打破惯常的词语搭配的方法,在打乱了日常语言规则的逻辑关系和词语修饰关系后,根据诗人的具体个人体验,对语言进行重组的结果。”这一层面主要表现为语句中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词语修饰关系的混乱。例如,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老了。(“醒来天欲暮,无聊,一访友人吧。”)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啊!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这里“罗马灭亡星”同“远人的嘱咐”乃至“盆舟”有什么联系?语言形态上没有表白,而“雪意”和“五点钟”更是让人琢磨不透。

纵观传统诗歌几乎都在诗歌语言的这两个方面做过很大的努力,以此达到诗人个人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他的胸臆的效果。但先锋派诗歌似乎并未延续这一为诗规律。他们提倡“日常口语”,提倡“诗到语言为止”,他们反对“在诗歌的名义下的自我膨胀……”也就是说他们追求一种严格的语法逻辑和朴素的词语所构成的显性的语句组织。如《今天有人送花》:今天有人送花/你会幸福一天/仿佛空空的花瓶/已等待了多日/而这一天又是来得如此突然/对于送花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她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退休的父亲每天料理/但她不把花送给别人/因为你们是朋友/你才得到了这份荣耀/现在房间里插满了鲜花/你们在里面说话/这是幸福的一天/还有人记得你/你也要记住她。(韩东)诗中词语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和修饰关系一目了然,而日常口语也还原到了最原始最朴素的程度。那么这些诗如此朴素,它们的诗的美感从何而来?也就是说毫无隐喻毫无想象的句子如何能有诗感?大家都知道诗歌的

表现形式词语、句子、结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语感，包括语调语势等。我们可以想象越是毫无修饰毫不华丽的语句之间的语调、语势其实是越容易彰显，越容易被读者发觉的。而先锋诗就是通过灌注了生命意识的语感、语调、语势来追求语言与生命相互融合的美感的。如《有关大雁塔》（韩东）全篇基调始终是冷漠与茫然，其潜台词是：虽然是名胜古迹，固然承载很多文化内涵，但是今天的人，今天上去的人对它又能了解多少，即使有所了解又能怎样，也顶多是上去一次两次或者跳下来当一回英雄，看看风景，然后下来，消失在这条大街上。而这首诗的全部诗意就在于这冷漠与茫然的语调。

先锋派诗歌在其表现形式——语言方面最重日常语言，这一点与传统诗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归其原因，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诗歌及诗人的思维变化，因为任何诗歌都是作者思维的结果。我们知道伴随着整体社会对自然科学的崇敬，引导自然科学的实证思维也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模式中。而在实证思维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冥想和畅想”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维”。表现在传统古代汉语诗歌中，就是这类诗歌“往往视外在的语言为鸡肋，并不太强调词语意象之间的层次关系。如‘日暮苍山远’中的‘日暮’和‘苍山远’之间并

（上接第77页）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写渔父以所捕得的鱼虾换酒喝，不论斤记两，只要能喝醉便罢。这才是豪爽豁达的渔民形象！其他作者也在词中描绘过渔父、采桑女或采莲女的形象，但不过是文人隐士的化身或带香艳气息的红巾翠袖。苏轼笔下的农村人物厚朴质，充满泥土气息，具有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真实性。其中有老农、小孩、采桑姑、纺织女、踏浪儿、小贩、渔夫等，无不生动自然，贴近农村生活。唐圭璋、潘君昭《论苏轼词》：“在苏轼以前，还没有文人采用过这类题材。……虽然不脱地方官口吻，但它们毕竟是文人词中开倡风气的篇章。”叶柏村也在《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和提高》中说：“在词中表现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展示平平常常的农村生活画面，也是从苏轼开始的。”这些学者均认为是苏轼第一次把农村题材引入词中，这应该是从苏轼描写农村人物的真实性和对农村生活的真实体验这个角度立论的。不过苏轼的农村词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之上，也有浪漫主义奇情异思的色彩，如前述《渔父》组词：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其二）

渔父醒，春江舞，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千古。（其三）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其四）

没有表现为明显的逻辑修饰关系，而是相得益彰地共同彰显消隐在其后的诗歌主旨。”而现代白话文取代了古代汉语，要求语句要严格遵守语法逻辑规则就说明现代实证思维已经取代了之前的行而上思维。但是我们要说，先锋诗歌较之前的诗歌对实证思维的发挥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诗句语言的组织严格按照语法规则，词语最大限度地靠近日常用语，毫不夸张修饰，而诗意上更多表现作者当下短暂的朴实感受，几乎与理想无关。换一句话说，先锋诗歌无论在其表现形式语言方面还是形式所体现的内容方面都完全体现实证思维的特点。

本文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先锋诗歌的实验性特点。通过对先锋诗歌的文本细读分析，我们发现先锋诗歌在语言上比传统古代和现代诗歌在艺术方面走得更远，但却与作者与读者的生活走得更近。

注释：

李丽中，张雷，张旭. 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选. 第3, 5页.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版.

陈爱中. 中国现代新诗语言研究. 第32, 35, 42, 59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第252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

塑造了一个任情适性，萧闲超逸，忘却物累，无拘无束的渔父形象，风格飘逸绝尘，具有浪漫主义的情调。

文人词风格与民间词风格的统一。苏轼的农村词，一方面具有文人词典雅精美、凝练含蓄、寓意深刻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民间词节奏欢快、音韵和谐、回环复沓、一气呵成的特点。如《瑞鹧鸪·观潮》：

碧山影里小红旗，依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行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依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

写别别致，以词中人物“踏浪儿”口吻抒情，表现出水上青年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词中有寄托、有故实、有工稳的对仗，这是文人词的特点。节奏欢快、音韵铿锵、以方言俗语入词，又具有民间词的风味。再如前文所举的《减字木兰花》，作者为着力渲染春情春色，“春”字前后凡七见，不避重复，具有民歌回环复沓的韵律，烘托了春色撩人、春意盎然之感。苏轼一生流离转徙，备受磨难，他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向往，化为对春情春意的浓情描绘，借用民歌明快热烈的手法来抒发愈挫愈奋的昂扬之情，从而显得朴而愈厚，淡而弥丽。正如苏轼所论：“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参考文献：

[1]唐圭璋，潘君昭. 论苏轼词. 词学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叶柏村. 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和提高. 词学研究论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3]陈庭焯. 白雨斋词话.